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卡夫卡小说选

〔奥〕卡夫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卡夫卡小说选

孙坤荣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诉讼》根据菲舍尔简装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译；其他各篇选自菲舍尔简装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出版的《弗兰茨·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

卡夫卡小说选

Kafka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41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frac{7}{8}$ 插页 1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ISBN 7-02-001786-X/Z·192 定价 20.25 元

前 言

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之一。生前,他的作品影响甚微,去世数十年后,他却蜚声世界文坛,引起经久不衰的“卡夫卡热”。

是什么使卡夫卡成为不同凡响的小说家?——是奇特的时代,奇特的经历和奇特的创作。

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即捷克)首府布拉格,父亲是犹太商人。一九〇一年他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一九〇六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次年十月,进入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一九〇八年七月,又受职于半官方的工伤保险公司,直到一九二二年七月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他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和易卜生的戏剧。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①结为知交。他们两人经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德国作家赫贝尔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以后,他对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著作发生兴趣,也开

① 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布拉格犹太作家,卡夫卡好友,卡夫卡的遗著由他负责整理出版。一九三九年布洛德流亡到特拉维夫,以后就侨居在那里,著有小说、诗歌、散文多卷,但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传》(1937)。

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

卡夫卡与进步的捷克知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但保持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沙文主义，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看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正当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得了肺病(1917)；以后就一直被病魔所缠，辗转疗养，花去不少时间和精力。尽管他创作非常勤奋，但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因此作品不是很多。除生前出版过几个短篇小说集外，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诉讼》(又译《审判》)、《美国》和《城堡》都没有完稿，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也没有完稿。尤为奇特的是，卡夫卡的创作纯系“个人写作”。他本人并不想发表作品，也不想传名于世。卡夫卡逝世时，布洛德在作家的遗物中找到了两封信，要求销毁他的全部文稿。但是，布洛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有焚毁他的手稿，而且把能够搜集得起来的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包括草稿和片断、日记和书信，统统整理编辑出版。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出了六卷集，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八年又出了九卷本全集。从三十年代起，卡夫卡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注意，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他的声誉大振，轰动了全球。

现在，卡夫卡创作的小说流传下来的共有七十七个短篇小说(其中生前未发表约为三十四篇)，三部长篇小说。这本选集收了二十个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诉讼》。

二十个短篇基本上是按创作年代先后次序编排的，每篇前面附有写作与出版情况简介。所以选择这二十篇，主要是想比较全面地反映卡夫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二十个短篇，从主题思想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揭示社会现实的荒诞、非理性、人的自我存在的苦

痛和原罪感^①。卡夫卡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人完全屈服于存在的威力之下,这方面《判决》和《乡村医生》具有典型性。《判决》是卡夫卡早期公开发表的代表作。这是以父子冲突主题为特色的短篇,可看作卡夫卡的一篇短传。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精力充沛,性情无常;由于事业的成功,为人傲慢,对儿子管教颇严,尤其是对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志趣经常加以嘲笑。小说不仅表现了对“原父”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家长制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通过这个奇特的故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诞、非理性。

第二类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马克思曾给“异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② 尽管人们对“异化”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对卡夫卡作品中反映了异化现象这一事实则是比较一致的。他的《变形记》是揭露异化现象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生活的重担和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个象征的手法,却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的物(例如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操纵着人,并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也变成了“物”或“非人”。卡夫卡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

① 卡夫卡的原罪感,叶廷芳在《略论卡夫卡及其〈饥饿艺术家〉》(载《十月》1980年第5期)一文中说:“它同基督教的‘原罪’是两码事,它也不是法律范畴的概念,而是伦理学范畴的概念,不妨把它理解为‘负疚’感,是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而不能克服、抱负无法实现、义务无力完成、或做了违心事而产生的一种自我谴责心情。”这个解释可供参考。

② 一八六三年《资本论》第六章初稿。

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骑桶者》、《饥饿艺术家》等也都是描写异化现象的杰作。

第三类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许多是所谓的小人物)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恐惧感。《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和《地洞》等是反映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如在《地洞》里，小说写一只不知名的动物，营造了一个地洞，既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存得来的食物。但是它成天心惊胆颤，生怕外界敌人前来袭击。作者通过对小动物心理状态的描述，惟妙惟肖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终日战战兢兢、难以自保的恐惧处境。

第四类是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反对异族侵略，在某些方面还反映了对祖国、民族的失望情绪，如《在流放地》、《中国长城建造时》和《往事一页》。在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方面，莫过于《在流放地》中描述得那样触目惊心。在流放地上那个军官向旅行家热心解释的处决机本身就使人毛骨悚然；至于对犯人的审判，“指导原则是：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一个勤务兵因为冒犯了上尉的尊严，就被处以死刑，而这勤务兵本人还根本不知道对自己的判决。那个亲自行刑的军官，后来却自己把衣服脱光，躺在处决机下，死于非命。所有这一切，把反动统治阶级的残忍、顽固、愚蠢暴露无遗。

长篇小说《诉讼》开始创作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基本完成。主人公约瑟夫·K是银行襄理。一天清晨，一个无形的法庭代表闯进他家，宣布他“被捕了”，但他仍可在银行工作，可以自由行动。经过一年的“诉讼”，在他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法院的两个代表竟然把他带到郊外采石场杀害了。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公民以莫须有罪名被逮捕，最后被处死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

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小说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趋严重的异化现象,异化的人第一次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评论界认为,《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最能代表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

从卡夫卡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揭露了奥匈帝国社会生活(乃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而且从某些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不可克服的精神危机。

作为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创作的宗旨是为了探索用新的艺术形式反映新的、复杂的现实,对社会对人生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新的解释,在作品中作了大胆的创新。

奥匈帝国是欧洲有名的君主专制国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卡夫卡生活在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他曾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接触到部分社会实际,对那些被劳动摧残的工人充满同情,认为“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认识。卡夫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面对复杂而又残酷的现实,他不能无动于衷。但他又不愿走别人走过的创作道路,而要摆脱传统创作的束缚,闯出一条新路。因此,他努力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以反映观察到的社会现实。

卡夫卡的小说(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思想内容怪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他摆脱了传统小说创作的束缚,在艺术风格上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往往通过情节和场面来塑造人物形象,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还着力刻画出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卡夫卡却与这样的创作方法大相径庭,他在艺术风格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可以说开了现代派文学的先河。

卡夫卡小说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有二：(一)象征性。卡夫卡汲取了象征派诗歌的各种手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来直接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都有含义复杂的象征，这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二)荒谬性。这里所说的荒谬，是用荒诞离奇的手法在作品中表现现实社会中那些所谓的“正常”现象。如：父亲判决儿子投河自尽，儿子居然乖乖地服从，真的去投河死了；人做了一夜噩梦会变成一只大甲虫；猎人格拉胡斯已经死了，但还能谈话，并乘着小船到处漂泊，进不了天国，……这都是荒诞的情节，卡夫卡就是利用这种荒谬手法，来叙述人物的情绪和思想，强迫读者自己来体验，使读者产生“多么荒谬啊”的感慨，以引起无穷的思索。

卡夫卡小说的结构都比较紧凑，文字简洁流畅。他往往通过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探讨人生哲理，揭示社会矛盾，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孙 坤 荣

一九九三年六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本文库旨在汇总世界文学创作的精华,全面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读者提供世界一流的文学精品。它以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为骨干,同时全面地反映其他体裁如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童话、寓言等各方面最优秀的成果。选收作品的时限,外国文学部分,自古代英雄史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分,自《诗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是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珍贵的文学图书系统。

目 次

乡间的婚礼筹备	朱甫晓译(1)
判决	孙坤荣译(25)
变形记	李文俊译(38)
司炉	涛 声译(87)
在流放地	李文俊译(115)
乡村教师(巨颧)	张荣昌译(142)
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	张荣昌译(157)
乡村医生	孙坤荣译(181)
马戏场顶层楼座	朱甫晓译(188)
往事一页	王荫祺译(190)
豺狗和阿拉伯人	景岱灵译(193)
十一个儿子	张荣昌译(198)
梦	景岱灵译(204)
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	李文俊译(207)
骑桶者	孙坤荣译(218)
猎人格拉胡斯	王荫祺译(221)
中国长城建造时	叶廷芳译(227)
饥饿艺术家	叶廷芳译(239)
地洞	叶廷芳译(250)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汪 建译(284)

诉讼	孙坤荣译(303)
----------	-----------

附录

马克斯·布洛德为《诉讼》

第一、二、三版写的“后记”	孙坤荣译(500)
致父亲的信	张荣昌译(509)
卡夫卡年表	孙坤荣译(558)

乡间的婚礼筹备*

—

埃杜阿德·拉班穿过门廊，走到门口，发现天正下雨。雨不大。

他面前的人行道上有许多人，迈着各种各样的步子。时而有人走到沿口，横穿马路。一个小姑娘，伸出两条胳膊捧着一只疲倦的小狗。有两位先生在彼此相告什么事情。其中一个手心向上，均匀地一上一下，好像托着什么悬空的重物。这时，可以看到一位女士，她的帽子上满是缎带、别针和鲜花。一个拄着细手杖的青年匆匆而过，他的左手像瘫痪似的平举在胸前。不时地走过一些男人，他们抽着烟，面前都飘着一缕直而长的烟云。有三位先生——其中两人把轻便外衣搭在曲伸的下臂上——不断地从房屋墙根走到人行道上去看看情况，然后又说着话退回原处。

透过往来行人间的空隙，可以看到马路上铺得很规整的路面石。马匹伸长脖子拉着胶皮轮车子。车上那些靠在软垫座位上的人，默默地望着步行者、商店、阳台和天空。当一辆马车超越前面的一辆时，马匹就挤在一起，缰绳来回晃动。牲口拉着辘

* 这篇小说写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未完成，后经布洛德整理成两个文稿，于一九五三年首次发表。

杆，马车滚滚向前，急速摇晃着，直至完成超车所需的弧度，这时，马又重新分开了，只有它们瘦长的、宁静的头还凑在一起。

有几个人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停在干燥的石板上，慢慢转过身来，注视着受了限制而不知所措地降入这窄胡同里来的雨。

拉班感到疲乏。他的嘴唇没有血色，就像他的摩尔人式样的宽领带那褪了色的红色。马路对面一家门前的那位女子，现在正瞧着他，在这以前，她一直盯着自己那双由于裹紧了裙子而明显外露的鞋子。她漫不经心地瞧着他，或许她看的只不过是前面的雨，或者是他头顶上那块钉在门口的商店小招牌。拉班相信她正吃惊地看着。“是啊，”他想，“要是我能把情况告诉她，她就根本用不着吃惊了。某人在机关里工作，卖力过了头，结果也疲劳过了头，连休假也不能好好享受了。但是，不论怎样地卖力工作，还是无望得到所有的人以爱相待，反倒愈加孤独，完全形同陌人，成了人家好奇的对象。只要你讲的时候不用‘我’而用‘某人’，那就无所谓了，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但是，只要你承认这里讲的就是你自己，人家马上就会瞪着眼睛瞧你，你就会感到惊惧。”

他放下缝有格子布套的手提箱，同时弯了弯膝盖。雨水已经在马路沿旁汇成一带水流，忙不迭地流到低处的下水道里去。

“但是，如果我自己把‘某人’和‘我’区分开了，那我又怎能埋怨别人。他们可能不是不公正，不过我太累了，没法去弄明白事情的究竟，我甚至疲乏到了不努力把力就走不完到车站去的这段路，虽说这段路不长。我为什么不留在城里度假，好生将养身体呢？我真是不聪明。——我明明知道旅行会把我弄病的。我将去住的房间不会很舒适的，在乡下也只能如此。现在刚到六月上旬，乡下的空气往往还非常凉。虽然我注意多穿衣服。可是，当人家晚上去散步时，我总得一起去呀。那里有池塘，大家

将沿着池塘边散步。那时候我肯定会着凉的。然而，在大家谈话时，我将少出些风头。我没法把一个遥远的地方的池塘相互作用比较，因为我从未出门旅行过，至于谈月亮，感受幸福，凑热闹去登瓦砾堆，我年纪太大，干不得，那会招人笑话的。”

人们约略低着头走过，头上打着深色雨伞，东晃西晃的。一辆运货马车也驶了过去，填干草的马车夫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粗心大意地伸着两条腿，一只脚都快擦到地面了，另一只脚则老老实实在干草和碎布片上。看那样子，他仿佛是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坐在一处田野上。不过他还是全神贯注地执着缰绳，所以，这辆焊有铁架的马车能平安无事地穿过这拥挤的街道。由地上的积水可以看见那铁架的倒影，弯弯扭扭的，慢慢地由一排铺路石滑向另一排铺路石。马路对面那个女子身边的小男孩，穿戴得活像个种葡萄的老农。他那皱皱巴巴的衣服只系着一根皮带，几乎就在肩膀下面，那底下形成了一个大圆圈。他的半球形白帽一直压到眉毛上，一个绒球从帽尖一直挂到左耳朵旁。下雨使他高兴，他从门里跑出来，睁开眼睛望着天空，想要接住更多的雨点。他不时地蹦起来，溅起许多水，惹得行人都狠狠地责备他。这时，那个女子在叫他，拉着他的手走开了；他并没有哭。

拉班猛地一惊。是不是误了时间了？他的大衣和上装都敞着，他赶紧伸手去掏表。表停了。他不耐烦地向旁边站在过道稍靠里的一个人问时间。那个人正在跟人说话，边谈边笑。他应了声：“四点刚过”就又掉转头去了。

拉班连忙撑开伞，拎起他的箱子。他刚要跨到马路上去，却被几个匆匆忙忙的女人挡住了去路，他只得让她们先走过去。这时，他低头看见一个小姑娘的帽子，是用染了红颜色的麦秆编成的，波浪形的帽檐上有一个小小的绿色花环。

他上了马路以后，方才的印象还留在他的脑子里。在他要去的方向上，马路略微有些坡度。于是他便忘了那个印象，因为他现在得使劲上坡；箱子虽小，对他来说却不轻，再说风又是迎面吹来的，把外衣都吹拂起来了，由前面顶着雨伞的伞骨。

他大口喘着气；低处一个不远的广场上，钟敲四点一刻，他从伞下看到迎面而来的路人轻松的小步子，拉闸刹住的车轮吱吱响着，慢慢地转动，马迈开瘦骨嶙峋的前腿，像山间的羚羊在冒险。

这时拉班觉得，他也将能熬过往后十四天漫长而倒楣的时间。因为仅仅只有十四天，一段有限的时间，虽说心中的不快会与日俱增，但必须苦苦忍受的日子却会一天天地减少。因此，勇气无疑将会逐日增长。“所有想要折磨我、并且现在已经占领了我周围整个空间的人，会由于对我有利的时光的流逝而渐渐地被迫退去，无须我帮他们一点忙。于是，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很自然的：我可以是软弱的，是无声而静止的，可以任凭别人摆布我，仅仅由于这些日子会流逝而去，因此，一切必定都会好转。

“再说，难道我不能像在幼年遇到危险时那样干了吗？我根本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毫无必要。我只需把我的穿衣的躯壳打发去就行了。当我的躯壳摇摇晃晃走出我的房门时，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是表示这躯壳的虚无。当这躯壳跌跌绊绊地下了楼梯，啜泣着乘车去乡下，呜咽着在乡下吃晚餐，这些也并非表示心情激动。因为我，此时此刻正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开着一道缝的房门里透进来的小风吹着。胡同里反光的石板上，车辆在迟疑地行驶，路人在迟疑地行走，因为我还在做梦。马车夫和路人全都怯生生地，每往前走一步，他们都要看我一眼，恳请我的同意。我鼓励他们，他们未遇障碍。

“我这样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

在一个橱窗(一块湿玻璃后的小棍上挂着男用帽子)前，他站住脚，撅着嘴唇往里瞧。“我的帽子还可以戴到假期结束，”他想着又继续往前走，“假如人人见了我的帽子都讨厌我，那岂不更好。

“一只甲虫的大的形态，对。随后我做出仿佛在冬眠的样子，把我的细腿贴在我的鼓起的肚子上。接着我低声说出几个字，这是对我的悲伤的躯壳的吩咐，它紧靠我站着，弯着腰。我很快就吩咐完毕——它鞠了一躬，匆匆而去，在我安静休息时，它将妥善处理一切。”

他走到一个圆拱门洞前，这门洞在斜街高处，通向一小广场，广场周围是许多商店，均已亮灯。由于四周有灯光而显得有些昏暗的广场中央，有一座低矮的纪念碑，系一个坐着沉思的男人的塑像。路人像细长的挡光板在灯光前移动，地下许多水潭把所有的亮光远远地伸展开去，使广场的景象不停地变化着。

拉班在广场上一一直朝前走，颤巍巍地躲过奔跑着的马车，从一块干的铺路石跳到另一块干的铺路石，高举着拿着撑开的雨伞的手，好让自己看清周围的一切。末了，他停在了一根立在一块四方小石上的路灯柱旁——一个电车站。

“在乡下的人一定在等我。他们会不会担心呢？他们到乡下已有一个星期，我一直没有给他们写信，只是今天早晨才发出一封。他们一定已经把我想象成另一个模样了。他们也许以为我向谁打招呼时，就会向谁冲过去，可是这并非我的习惯；他们也许以为我一到那里就会跟人拥抱，可我也不会这样做。当我要劝慰他们时，我却会使他们发怒。唉，如果我要劝慰他们时却能使他们勃然大怒，那倒好了。”